

DOI: 10.13288/j.11-2166/r.2021.15.001

学术探讨

# 基于螟蛾隐喻的狐惑病解读

刘宁, 贾春华✉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1 号, 100029

**[摘要]** 通过查阅《五十二病方》《诸病源候论》等相关书籍, 发现狐惑病与疳病在疾病症状的描述与书写体例存在诸多相似, 借此推断狐惑病与疳病为同一种疾病, 唯采用了不同命名方式, 但皆遵循了“疮疡为虫所蚀”的基本原则, 狐惑病“乍赤、乍黑、乍白”与五疳有同源关系。蛾本为蚀食谷物的害虫, 将“狐惑”改作“狐蛾”, 与《五十二病方》螟虫病的命名具有相同的建构方法。同时在“疮疡溃烂为虫所蚀”基本隐喻视域下, 对《金匱要略》阴阳毒进行解读, 发现阴阳毒有无脓血实际在推断有无虫蚀, 升麻鳖甲汤中雄黄、蜀椒的应用旨在杀虫。狐蛾病、疳病、溪水毒、螟虫病在某种程度都反映了“虫蚀”的致病性, 认为虫蚀是古人构建疮疡类疾病发生的常用隐喻。

**[关键词]** 狐蛾; 狐惑; 疳病; 阴阳毒; 隐喻

“隐喻”自亚里士多德提出之后的 20 多个世纪一直被狭隘地视为修辞学,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确立了以具身认知为核心的第二代认知科学后, 隐喻思维认知工具的本质逐渐显露<sup>[1]</sup>。隐喻与比喻之间都是相似性连接, 但一般来说比喻仅作修辞之用, 喻体与本体在认识上有明显的区别, 不可能将两者混淆; 而所谓隐喻, 始源喻与目标喻之间的相似性在认识上往往被认为是存在的。比如“虫牙”这一概念, 现代医学又称之为龋齿, 致病原因多为细菌侵袭。但在只能以肉眼观察作为具身认知方式的古代, 因牙齿有洞, 与自然界虫所啃噬之洞较为相似, 故认为其是由虫啃噬所致, 称之为“虫牙”。“虫牙”这一概念的形成就是隐喻认知的结果。而在疮疡类疾病中, 后期往往形成空洞类表现与此相似, 也被古人认为由虫侵蚀所致, 但不若“虫牙”这一概念直接。如《金匱要略》狐惑一病, 以口、前后二阴溃疡为主要表现, 因原文描述中“蚀于上部……蚀于下部……蚀于肛者……”之“蚀”是与虫相关的概念, 并且描述不存在肉眼可见的虫类, 故而猜测其是与“虫牙”相类似的隐喻性描述。现就此假设进行详细论证如下。

## 1 狐惑病与疳病

自宋以降, 世传各版本《金匱要略》的“百合狐惑阴阳毒篇”中狐惑病皆写作“狐惑”<sup>[2]</sup>。狐惑多直解为狐疑惑乱, 其意有二: 一指病证复杂令人疑惑, 如《埤雅》记载“狐性多疑, 此症令病者疑, 医者惑, 故名狐惑也”<sup>[3]</sup>; 一指患者出现“默默欲眠, 目不得闭, 卧其不安”等精神恍惚的症状, 如《金匱要略心典》所说“盖虽虫病, 而能使人惑乱而狐疑。故名曰狐惑”<sup>[4]</sup>, 此意亦从《灵枢·大惑论》“精神乱而不转……故曰惑也”。而唐容川于《金匱要略浅注补正》中提出“狐惑二字对举, 狐字着实, 惑字托空, 文法先不合矣。虫蚀咽喉, 何惑之? 盖是蛾字之误耳。蛾字篆文似惑, 传写滋误”<sup>[5]</sup>。虽然后世从书体变化的角度否定了“蛾字篆文似惑”的观点<sup>[6]</sup>, 但仍无法解决“虫蚀咽喉, 何惑之”的疑问。如果只从版本传抄的角度, “狐惑”可能已接近定论, 但将此结果带入原文, 会产生一些无法解释的矛盾。如狐惑若取精神恍惚之意, 按照主症为病名的原则, 为何在处方时会以疮疡为主症治疗? 狐惑病原文中的“蚀于”基于何说出? “狐惑之为病……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又如何解释? 这些疑问在狐惑视角下很难给出合理的解答。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874514)

✉ 通讯作者: jiachunhua125@163.com

在存世医书中,叙述内容或体例与《金匱要略》狐惑病较为相似者,当属《诸病源候论·疳湿疮候》中的记载,即“疳湿之病,多因久利,脾胃虚弱,肠胃之间虫动,侵蚀五脏,使人心烦懊闷。其上蚀者,则口鼻齿龈生疮;其下蚀者,则肛门伤烂,皆难治。或因久痢,或因脏热,嗜眠,或好食甘美之食,并令虫动,致生此病也”<sup>[7] 141-142</sup>。其中“心烦懊闷”“嗜眠”与“默默欲眠,目不得闭,卧起不安”相对,“多因久利,脾胃虚弱”与“不欲饮食,恶闻食臭”相对,“其上蚀者,则口鼻齿龈生疮;其下蚀者,则肛门伤烂”与“蚀于上部则声啞”“蚀于下部则咽干”“蚀于肛者”相对,所不同者,在疾病范畴的划分中,一则属《金匱要略》的狐惑病,一则属《诸病源候论》的疳病。在以症状表现为主要认识方式的古代疾病中,如有较多症状类似,有理由怀疑两者为同一疾病,故而假设“狐惑病与疳病为同一种疾病的不同表述”。为进一步说明此假设合理性,还需对以上条文所未备的内容进行说明。

### 1.1 狐惑之“蚀”与疳病之“虫”

《金匱要略》言“不欲饮食”,而《诸病源候论·疳湿疮候》言“好食甘美之食”,这是看似矛盾的两种表述。“不欲饮食”为狐惑病的表现,“好食甘美之食”实际是指疳病的成因,而在疳病的进展阶段,同样会产生不欲饮食情形,如《圣济总录·疳》提到“虫蚀于上。则手足烦疼,心中懊懣,嘿嘿不欲饮食”<sup>[8]</sup>,而疳湿疮中“脾胃虚弱”或已暗含不欲饮食之意。《诸病源候论·疳候》记载“人有嗜甘味多,而动肠胃间诸虫,致令侵蚀腑脏……但虫因甘而动,故名之为疳也”<sup>[7] 352</sup>,表明疳病得之于好食甘美,直接原因为虫之侵蚀,此暗含了古人的隐喻推理,即古人观察头面口鼻部之疮疡颇类似虫洞,进而认为疾病是虫蚀所致。疳病将虫类来源与寄生虫进行了关联,产生了“动肠胃间诸虫,致令侵蚀腑脏”的猜测性描述,实际上人体内的寄生虫不会侵蚀体表产生疮疡,此猜测源于疮疡类溃烂后与虫洞的形状相似,进而疮疡溃破的空洞认为是虫所侵蚀;又因为生活经验可以知道甘美之物多易生虫,所以疳病将病因最终归结为“食甘过多”,这就是疳病隐喻认知的过程。《金匱要略》狐惑病虽然未明言与虫有关的描述,但“蚀”字本义为虫吞蚀的动作,默认了在古人认识中狐惑病之疮疡是虫蚀的结果。可以认为,疳病与狐惑病在症状的认识中皆借用了虫类隐

喻。至于为什么可以肯定狐惑病是隐喻,可以从狐惑命名中得到解答。

### 1.2 “乍赤、乍黑、乍白”与五疳的同源性

对《金匱要略》狐惑病“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的描述,依据“乍”的含义不同一般存在两种解释<sup>[9]</sup>。若将“乍”释为一会儿、忽然,此表述就理解为狐惑病患者的面目忽赤、忽黑、忽白;若将“乍”释为或,此表述就理解为狐惑病患者的面目有或赤或黑或白的表现。前一种解释很难符合疾病的发展故略而不谈,因后文有“目赤如鸠眼……目四眦黑”好像是此句的具体表现,故更倾向于后一种解释,但缺少以白色为特征的疾病症状,所以这种解释也欠缺合理性。

在“狐惑病与疳病为同一种疾病的不同表述”的假设下对此问题进行探索,发现“五疳”病的颜色描述与狐惑病相同,如《诸病源候论·疳候》“五疳,一是白疳,令人皮肤枯燥,面失颜色。二是赤疳,内食人五脏,令人头发焦枯……五是黑疳,食人五脏,多下黑血,数日即死。凡五疳,白者轻,赤者次,蛲疳又次之,疳蠹又次之,黑者最重。皆从肠里上食,咽喉齿龈并生疮,下至谷道腐烂”<sup>[7] 352</sup>。五疳皆以疮疡为共同表现,其中白疳以“面失颜色”为特征,黑疳以“多下黑血”为特点,而赤疳的描述中,并未发现以赤色为特征的疾病表现,但可以推测其命名与某种体征有关。在疳病的表现中,赤色体征的描述如“唇颊边有赤白色”“则令脑热目痒,或赤烂生疮”“齿龈腮颊疼痛,或赤或黑”“其状遍身壮热,颊赤面黄”皆可作为参考。

除颜色相对应外,“其面目乍赤、乍白、乍黑”还对颜色的部位进行了限定,如果疳病与狐惑病是一种疾病,在记载较为丰富的疳病中可以找到相关内容与之对应。其中白疳的描述中已言面无颜色即面白,黑疳《诸病源候论》言其“血色黑”,且《圣济总录·疳》明言黑疳“多下瘀血”,瘀血患者多存在面目发黑的表现,所以推测黑疳会存在面目发黑的可能。至于赤疳,可以从前文所列症状作为面目赤色的参考。总的来说,无论从颜色还是颜色出现的部位,狐惑与白疳、赤疳、黑疳有很强的对应关系,基本可以认为,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与白疳、黑疳、赤疳具有同源性,很可能是依据某些相同语料的不同表达。

《金匱要略》其他篇中也存在类似不同表达的内容,如“虚劳病篇”黄芪建中汤下有“及疔肺

虚损不足，补气加半夏三两”，一般认为是半夏具有补气之功才加入，而《删繁方》有与此条文同类者，记为“(删繁)又建中汤，疗肺虚损不足，补气方”<sup>[10]</sup>。《删繁方》中建中汤的组成正是黄茂建中汤加半夏，所以《金匮要略》“疗肺虚损不足，补气加半夏三两”，并非半夏单味药有补气、疗肺虚损不足的功效，而是半夏加入黄茂建中汤后组成了《删繁方》中的建中汤，进而具有了补气的功效。

## 2 “狐惑”应作“狐蜮”

古人对同一种疾病往往有多种不同命名方式，如《活人事证方后集·卷之十七·耳鼻门》“鼻中息肉，俗谓之鼻痔”，其中鼻息肉以气血停滞的病机而得名，鼻痔因其有类痔疮之形而得名。同样狐惑病与疳病的命名或许也存在类似的联系，如果将狐惑解释为狐疑惑乱，预设了“默默欲眠、目不得闭、卧起不安”为典型症状，按照前文“狐惑与疳病应为同一种疾病”的假设，这就与以全身多发性疮疡为特征表现的疳病产生了矛盾。

为了保持疳病与狐惑病主症之间的圆融，则将“狐惑”写作“狐蜮”更为合适。持此观点者，多将狐蜮解释为“短狐”。短狐，又称之为射工、溪鬼虫，是常出现在溪水中的肉眼可见的虫类，如《证类本草·卷第二十二》言“取其角带之，主溪毒射工，出有溪毒处山林间。大如鸡子，似蜉蝣，头有一角，长寸余，角上有四岐，黑甲下有翅”<sup>[11]</sup>。其所致疾病，在医书中多称之为“射工毒”，以初起如伤寒继而生疮为主要表现。虽然与狐惑病一样都会有疮疡的表现，但是从行文看两者对疮的描述有着不同的侧重，狐惑病之疮主要是对不同部位的描述，而射工毒主要是对疮疡形状的刻画，且这些刻画与狐惑病或疳病记载大相径庭，如《肘后备急方·治卒中射工水弩毒方第六十五》云“其中人有四种，初觉则遍身体视之。其一种正黑如墨子，而绕四边者人或犯之如刺状。其一种作疮，疮久即穿陷。一种突起如石之有棱。其一种如火灼人肉，漂起作疮”<sup>[12]210-211</sup>。从致病条件看，射工致病常能观察到射工出没并且病人常有溪边的旅居史，如《备急千金方·卷第十·伤寒方下》云“在山源溪水中闻人声，便以口中毒射人，故谓射工也。其虫小毒轻者及相逐者，射着人影者，皆不即作疮”<sup>[13]188</sup>，而狐惑之言虫蚀具有明显的隐喻性并非直接观察，且与射工致病条件并无特定关

联。最重要的是，在与狐惑其他表现对应的过程中，不若疳病那样契合，尤其在解释“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这一关键症状时其解释力明显不足。因此若将“狐惑”改为“狐蜮”，文字方面释为短狐或射工看似合理，但在疾病表现上狐惑与射工毒存在一定差距。

实际上“狐惑病”与“狐蜮病”之间更接近于事实的解释在于，蜮字不仅指短狐或射工，还可以代指啃食植物的虫子。《吕氏春秋·任地》有“大草不生，又无螟蜮”<sup>[14]</sup>的记载，此处可以知道蜮明显不是溪间有毒的射工或短狐，而是与螟虫一样为以草为生的虫类。如《说文解字·虫部》言，螟“为虫食谷叶者”，可以知道其不仅食草也可以任何相类似的植物为生，进而推测蜮也是如此。而在《五十二病方》中有疾病称之为螟病者，“冥(螟)者，虫，所啮穿者□(注“□”表示文字缺失，下同)，其所发毋恒处，或在鼻，或在口旁，或齿龈，或在手指□□，使人鼻抉(缺)指断”<sup>[15]436-437</sup>。螟病的表现以口、鼻、齿、手指的组织损伤为主要表现，基本可以认为，因人体组织受损与被螟虫蚀食的植物表现较为相似，所以古人会有意无意认为疾病为螟虫所致。而狐惑病原文以“蚀”形容人体组织损伤则与螟病“啮穿”一词有同种含义。按照此种类比，狐惑病则可以称之为“蜮病”，蜮指食谷物的害虫。虽然疾病表现与被虫蚀相似，但古人在肉眼下是见不到虫的，“狐”在阴狐疝气中有不可见之意，而《五十二病方》“螟病”之螟也取此种意向，按照《尔雅义疏》所言“寻之不见，故言冥冥难知”，推测狐字很可能是在言其虫不可见的点。根据以上推论可以从内容上肯定，狐惑病实际应当写作“狐蜮”，有“不可见之虫”的含义。

## 3 以虫为始源喻的阴阳毒

通过前文论述可以观察到，古人非常习惯将身体组织受损或疮疡解释为虫所蚀，如《五十二病方》中的螟病虽然观察不到，但从行文中可以推测古人误认为是螟虫所蚀。而射工毒是可以见于实体的射工所咬，说其肉眼可见，既可以通过《证类本草》中存在射工的形态描述，也可从中溪水毒“似射工而无物”一句反推得出。溪水毒病，古人未见虫但其疮似虫咬，在行文中仍以虫来解释这种现象，可能基于“水能生虫”的合理性推断。疳病生疮与之相同，基于“甘能生虫”的生活经

验。所以可以认为在某个时期,将疮或身体组织损伤认为是虫所蚀是古人惯用的思维方式,这在《金匱要略》阴阳毒的转写中也有所体现。

从文献记载来看,称之为阴阳毒者,大致有两种不同表述:其一可称之为溪水阴阳毒,首见于《肘后备急方·治卒中溪毒方第六十四》,指人涉水中后身体产生似射工毒的变化。症状上与射工毒相似,先有伤寒的症状后会产生疮疡,但溪水毒之疮部位多发于下部且有阴阳之分,如“当深视下部。若有疮,正赤如截肉者为阳毒,最急。若疮如蠹鱼齿者为阴毒,犹小缓”<sup>[12]212</sup>。另外,葛洪在开篇言“水毒中人……似射工而无物”已明确提出射工毒与溪水毒的不同,因下疮不是肉眼可见射工所致,故言“似射工而无物”,但为了说明疮疡所生的原因,其还是引入了虫的隐喻概念对疾病进行建构,即“三日则复生虫食下疮”。但后世如《备急千金要方》将射工毒置于“溪水毒篇”,两者已经产生明显混淆。其二可称之为伤寒阴阳毒,如《备急千金要方·伤寒方上》所载阳毒为“治伤寒一二日便成阳毒,或服药吐下之后变成阳毒,身重腰痛,烦闷不安,狂言,或走或见鬼,或吐血下痢,其脉浮大数,面赤斑斑如锦文,咽喉痛,唾脓血,五日可治,至七日不可治……治伤寒初起一二日便结成阴毒,或服药六七日以上至十日变成阴毒,身重背强,腹中绞痛,咽喉不利,毒气攻心,心下坚强,短气不得息,呕逆唇青面黑,四肢厥冷,其脉沉细紧数,仲景云此阴毒之候,身如被打,五六日可治,至七日不可治也方”<sup>[13]212</sup>。从《千金要方》“仲景云”或许可以推测,张仲景《金匱要略》所言应该是阴阳毒的简写,其方与原有条文不尽相同,很可能是张仲景依据自己的认识对其做了一定的修改。张仲景将《千金要方》有关阴阳毒的内容转录为《金匱要略》“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文,咽喉痛,唾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主之。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去雄黄、蜀椒主之”。虽然从成书时间看《千金要方》在《金匱要略》之后,但是《千金要方》是搜集而成,其内容不一定在《金匱要略》之后。此外,《金匱要略》属于经方,按照《小品方》原序推测经方有“小品”“小品”之分,“小品”内容精炼如《小品方》,《伤寒论》《金匱要略》与《小品方》体例较为相似,也当属于“小品”。相对的“小品”比较详细的内容,小

品属于省略版,所以按照此种逻辑,或许可以认为《金匱要略》中阴阳毒属于“小品”的内容,“小品”则是《千金要方》所记载的阴阳毒。

鉴别与对比是最有效认识两种不同概念的方式,《金匱要略》在一长串条文中提炼出阴阳毒的两个鉴别要点,一为身面颜色的青赤,一为咽喉痛是否有脓血。其中咽喉痛之有脓无脓很可能反映了古人对有无虫蚀发生的推断,进而影响治疗药物的加减。例如在《五十二病方》中有“虫蚀”一病,因缺文较多很难具体明确其具体内容,但是依据“□□在于(喉),若在它所,其病所在曰□□□□□□□□□□”<sup>[15]606</sup>可以推测,此处将虫蚀病的部位定位于喉,若病在其他部位则称之为其他病,可以说古人认识中存在某种咽喉与虫之间的较强关联。在现有对阴阳毒及其方剂无法进行更为明确认识时,基于此种观念,会得出对此条文更为融贯的解释。原文认识中为什么会提炼出有脓无脓的概念,在体表皮肤进行观察时,如果有脓血溃烂后,则疮疡常会形成溃疡面,溃疡面有类于虫蚀之洞,咽喉有些深部疮疡无法直接进行肉眼观察,所以有脓无脓是判断是否发生虫蚀的好方法。在张仲景阴阳毒的用方中,有脓会用蜀椒、雄黄,无脓就去掉,明显这两味药并不是祛脓的药也不是基于温热寒凉的用药法则,更可能是基于有无虫蚀的加减法。雄黄、蜀椒最明显的作用特点就是祛虫,当阳毒出现咽喉痛、吐脓血,可以推断咽喉部发生了溃烂,而这种溃烂在古人认识中与虫相关,故而加入雄黄、蜀椒以祛虫,这就是阳毒升麻鳖甲汤用雄黄、蜀椒的原因,而阴毒只有咽喉疼痛的表现,即使存在疮疡也未发生溃破,进而用升麻鳖甲汤去雄黄、蜀椒杀虫之药。按照此种解释,《金匱要略》阴阳毒在理法方药上得到了融贯,这是现有其他解释所不具备的。而升麻鳖甲汤加减与其他书中记载有所出入的原因很可能是前文提到的改写,所以这也仅限于《金匱要略》升麻鳖甲汤治疗阴阳毒加减方药的解释。

#### 4 结语

从后世古代医书的分类中可以发现,狐惑病与疳病基本沿袭了《诸病源候论》分而论之的体例,并未发现两者之间的同源关系——疳病即是狐惑病。从内容的完整性来说,狐惑应作“狐蛾”,基本可以认为与疳病为同一种疾病,并且从认识上遵循了“疮疡溃烂为虫所蚀”的基本隐喻。在此视

角下对阴阳毒进行了重新解读,发现有无脓血实际为有无虫蚀的推断,升麻鳖甲汤中雄黄、蜀椒的加減也与此有关,而狐蟻病、疳病、溪水毒、螟虫病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虫蚀”是古人对疮疡病构建的常用隐喻。

## 参考文献

- [1] 范琪,叶浩生. 具身认知与具身隐喻: 认知的具身转向及隐喻认知功能探析[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51(3): 117-122.
- [2] 何任. 金匱要略校注[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9.
- [3] 李彭. 金匱要略广注[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7: 32.
- [4] 尤怡. 金匱要略心典[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24.
- [5] 唐容川. 金匱要略浅注补正[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30.
- [6] 邓家刚. 《金匱要略》“狐惑”病名探疑[J]. 湖北中医杂志, 2000, 22(6): 7-8.

- [7] 巢元方. 巢元方医学全书[M]. 王旭东, 主编.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8.
- [8] 赵信, 王振国, 杨金萍. 圣济总录校注[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805.
- [9] 金铭, 张国骏. 《金匱要略》“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辨析[J]. 安徽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5, 34(4): 3-4.
- [10] 贾春华. 知道金匱[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9: 89-91.
- [11] 尚志钧. 证类本草: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急本草[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3: 547.
- [12] 刘小斌, 魏永明. 肘后备急方全本校注与研究[M]. 广州: 广东科技出版社, 2018.
- [13] 孙思邈. 孙思邈医学全书[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 [14] 吕不韦. 吕氏春秋[M]. 海拉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9: 628.
- [15] 马继兴. 马王堆古医书考释[M].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 Interpretation of *Hu Yu Syndrome* (狐蟻病) based on the Metaphor of the Mythical Creatures

LIU Ning, JIA Chunhua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By reading *Formulas for Fifty-two Diseases* (《五十二病方》), *Treatise on the Origins and Manifestations of Various Diseases* (《诸病源候论》) and other related classics, it is found that *Hu Huo Syndrome* (狐惑病) is similar with chancre i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disease symptoms as well as the writing styles; therefore, it is inferred that these two are the same disease but with different names; both of them follow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sores and ulcers are formulated due to the corrosion by insects”. The either red, blackish or white complexion of *Hu Huo Syndrome* and the chancre involving the five organs are homologous. *Yu* (蟻), a mythical creature, is originally a pest that eats grains; *Hu Huo* changed into *Hu Yu*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omenclature of stem borer diseases in the *Formulas for Fifty-two Diseases*. Simultaneously, *yin* and *yang* toxin recorded in *Essentials from the Golden Cabinet* (《金匱要略》) is analyzed under the basic metaphorical horizon that “sores and ulcers are formulated due to the corrosion by insects”, showing that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yin* and *yang* toxin pus and blood is actually inferring whether there is insects corrosion or not, and Xionghuang (Realgar) and Shujiao (*Pericarpium Zanthoxyli*) in *Shengma Biejia Decoction* (升麻鳖甲汤) is applied to kill insects. *Hu Yu Syndrome*, chancre, *Xi Shui Toxin* (溪水毒) and stem borer disease, to a certain degree, all reflect the pathogenicity of “insects corrosion”, which is a common metaphor used by the ancients to describe sore and ulcer diseases.

**Keywords** *Hu Yu* (狐蟻); *Hu Huo* (狐惑); chancre; *yin* and *yang* toxin; metaphor

(收稿日期: 2021-01-18; 修回日期: 2021-04-29)

编辑: 崔京艳]